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世界禁书文库

大 街

(上)

[美]刘易斯 著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世界禁书文库

大 街

(下)

[美]刘易斯 著



序

这是一个小镇，它座落在盛产麦黍的田野上，被小树丛和牛奶房掩映，这个拥有几千人口的小镇就是美国。

我们的故事里讲到的这个小镇，它的名字是“明尼苏达州戈弗草原镇”。不过它的大街却是各地大街的继续。在俄亥俄州或蒙大拿州，在堪萨斯州或肯塔基州或伊利诺斯州，或许同样内容的故事会发出，即使是在纽约州或卡罗来纳山区，说不定也会听到一些故事跟它的内容大同小异。

大街即是文明的顶峰。多亏当年迦太基大将汉尼拔入侵罗马，埃拉斯慕斯隐居在牛津著书立说，如今这辆“福特”牌汽车方才能在时装公司门前停靠着。杂货食品铺掌柜奥利·詹森对银行老板埃兹拉·斯托博迪所说的，没有一句不是至理名言——对于伦敦、布拉格，甚至不被看重的海上小岛而言，同样是金科玉律；任何事情，凡是埃兹拉所不知道的和不肯首肯的——那就是人们大可不必去认识和理解的异端邪说。

我们的火车站代表了建筑学上人们不可企及的最高成就。本乡四邻的人们对于萨姆·克拉克五金店全年营业额艳羡不已。《玫瑰宫电影院》里上映的，是一些寓有教训，连幽默都得合乎道德标准的影片。

我们坚定的信仰象征与健全的传统基础原本就是这个样子。有人如果不是照着这个样子去描绘大街，或者妄以为还能够拥有别的一些信仰象征，叫公民们感到不知所措，那末，只会暴露出他自己就是跟美国精神格格不入的玩世不恭的人。



第一章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一位少女正伫立在密西西比河畔的小山岗上，那是六十年以前奇佩瓦族印第安人栖居过的土地。她的身段在北方蓝天的映衬下好像显得特别清晰。此刻，早已看不到印第安人了；在她的视野里是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那一幢幢的面粉厂，还有摩天大楼明亮的窗子。可是她心里正在想的，既不是曾经栖居于此的印第安女人，也不是联接水路的岸上货运，更不是当年常来这里收购皮货的北方佬。不，她是在默默考虑着：胡桃奶糖，布里厄的剧本，磨破的鞋后跟，还有那位化学讲师痴痴地瞅着她的新颖发型的情景，那发型把她的耳朵掩住了。

微风掠过千里麦田，她的塔夫绸裙子被吹得胀鼓鼓的，它所形成的优美活泼的线条，那么富于魅力，使山脚下偶然路过的行人，不由得都为她那种轻盈秀逸的神采倾倒。举起两臂的她身体背着风稍向后倾着，轻舞着的裙子被风吹得鼓了起来，满头秀发也在随风飘扬着。这个小山岗上的少女是那么不谙世故，纯洁无瑕，又是那么年轻；她在微风中陶然沉醉的神情，仿佛渴望着未来的生活乐趣。可她又怎能知道满怀期望的青春，就是一出叫人永远苦恼的喜剧。

这个名叫卡萝尔·米尔福德的少女，一个小时前，刚从布洛杰特学院里溜出来。

在那些岁月里，披荆斩棘的垦荒，少女头戴宽边遮阳帽，还有在开辟杉木林时用斧头砍死了熊，已成为不可追忆的过去了。现在，在一位反叛的少女身上正附带着一种精神，正是被称之为美国中西部这个令人不知所措的地域精神。



座落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近郊的布洛杰特学院是正统宗教的堡垒，即便到了今天仍在反对伏尔泰、达尔文和罗伯特·英格索尔诸家最新思想和学说。在明尼苏达、衣阿华、威斯康星和南、北达科他等州，把他们的子女送到那里上学的都是笃信宗教的家庭。布洛杰特学院始终以保护莘莘学子为己任，为使他们免受时下一般大学不正风气的影响。即使如此，可是也有的是热情奔放的少女，热爱歌唱的小伙子，还有一位酷爱密尔顿和卡莱尔的女讲师。所以卡萝尔在布洛杰特的四年岁月，也不能说是完全浪掷了。因为小的学校缺少劲敌，她的那种富于进取性的、兴趣多方面的天性，就可以得到充分舒展。她很喜欢打网球，主办火锅聚餐会，参加研究生的戏剧讨论会，也常常跟一些小伙子出去轻松轻松，并且还成为了十来个社团的成员，目的就是为了把所谓“大众文化”的各种技艺都实践一番。

她的班上，即使是两三个女孩子比她漂亮的都没有她那么惹人注目。不管在舞会上还是在课堂里，她同样都表现得一点儿也不逊色，虽然在布洛杰特学院有三百名学生，很多人回答课文时要比她强，跳起波士顿舞来也要比她富有魅力。她的活力充满了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乌黑的卷发，柔细的手腕，粉嫩的肌肤，还有那少女的稚真的眼眸。

与她同住的女孩子，有时看到她穿着女式透明长睡衣，有时看到她浴后湿漉漉地从浴室冲出来，不禁对她苗条的身材感到惊奇。她的身材似乎比她们原先想象的要小一半；那是如此一个弱不禁风的孩子，多么需要得到爱抚和关怀啊。“举世罕见的小精灵”，她们私下这样叫她。可是她却是如此有主见和见解，如此富于敢想敢干的精神，如此不顾一切的深信美好的憧憬，即使那还格外模糊。因而她自始至终是那样的精力旺盛，难怪那些身高达体壮、穿着蓝哔叽短灯笼裤、裹着粗棱条羊毛袜、小腿肚还往外凸起、在健身房球场上来回驰骋的布洛杰特学院女子篮球队队员，也都要为她折服。

即使受到疲倦的侵袭，她那双乌黑明亮的眼睛还是在细心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她根本没有意识到世界有时在无意中有多么残忍，在



自鸣得意中又多么迟钝；可是纵然那些令人泄气的势力折磨着她，她的目光也决不会变得阴郁、呆滞，或者黯然神伤。

虽然卡罗尔热情奔放，惹人怜爱，时刻都是人们“迷恋”的对象，认识她的人还是害怕跟她接近。不论唱赞美诗也好，或者编排什么小节目也好，她总是最热心，但她的那副神气却依然显得有点儿高高在上，并且十分苛刻。她也许很轻信，天生是一个崇拜英雄的人，可是一旦她遇到不懂的问题总是喜欢追根究底，总是没完没了。不管她将来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她永远不会闲着不动的。

她的广泛的兴趣反而害苦了她。最初她热切希望自己能有一副令人惊奇的好嗓子，继而又希望有出奇的演奏钢琴的才能，末了则渴望有才能演戏、写作和领导社团的组织能力，虽然她总是不能如愿，但她照例都会重新振奋起来，投身于传教事业的学生志愿队，给剧社画画布景，或者替学院学报拉广告，一点儿也不能安静。

那个星期天下午，那个在小教堂的演出，可以说是登峰造极。苍茫暮色伴着她的小提琴和着大风琴的旋律，奏出悦耳的乐曲在烛光的辉映下，隐隐约约可见穿着一身笔挺的金色礼服的她，正弯着手臂，在来回拉动琴弓，她的嘴唇紧闭，显得十分严肃。此时此刻每一个在座的男人都爱上了宗教，爱上了卡罗尔。

到了大学最后一年，她就急急忙忙地对自己所有的实验和局部的成功作了认真总结，为了选择自己未来的事业。每天，在图书馆的台阶上，或者在学院主楼走廊里，女学生们都在议论着一个话题，“毕业后叫咱们去干什么呢？”有些女学生明知道自己婚期已近，偏偏还要装腔作势，似乎正在对一些重要的职位考虑似的；有些女学生尽管知道自己马上面临就业，却在暗示：她们有很多神话般的追求者。至于卡罗尔，作为一个孤儿；她惟一的亲人，是一个已嫁给了圣保罗的一个眼镜商人的甜言蜜语的姐姐。父亲的遗产，差不多全都被卡罗尔花掉了。目前她并没有在谈恋爱——或者说，她不是常常谈恋爱的，偶尔谈谈，不久。她不得不自谋生路。

然而，怎么谋生？怎么去征服世界？——几乎完全是为了世界本身的利益——她又能知道些什么呢？凡是没有订过婚的女学生，绝大多数都计划去当教师。完全可以把她们分为两类：一类是无忧无虑的年轻小姐，她们承认，只要有会，一结婚就离开那些“邋里邋遢的



孩子和令人厌恶的教室”；另一类便是刻苦好学的姑娘，其中有些人前额宽阔、眼球凸起，她们在班级祷告会上，曾经祈求过上帝“引导她们一步一步地沿着造福人类的大道前进”。卡萝尔不属于这两类人。前一种人似乎态度“不诚恳”这是卡萝尔最喜欢用的词儿。至于那些真心诚意的少女，只知道一味笃信拉丁语法的价值，在她看来，也许有利也有弊呢。

大学最后一年，卡萝尔计划过种种不同的抉择：攻读法律，写电影剧本，干护士职业，甚至干脆嫁给一位身份不明的英雄人物。

后来，社会学引起了她的兴趣。

社会学教师是新来的。属于不宜接近的人物，因为他已经结过婚。但他来自波士顿，曾经在纽约的大学区，与诗人、社会学家、犹太人以及百万富翁中的社会活动家一起生活，而且他的脖子漂亮白皙又挺有劲。他带领一班嚷嚷吵吵的学生，去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参观监狱、慈善机构和职业介绍所。卡萝尔缓慢地在队伍的末尾跟着，看到别人表现出很不得体的好奇心，就象在动物园观看猴子一般，瞪大眼睛望着那些穷人，她禁不住感到义愤填膺。这时她觉得自己就像救星，把手按住自己的嘴，紧蹙眉头，用食指和拇指使劲地掐自己的下唇，很是孤芳自赏。

有一个名叫斯图尔特·斯奈德的同班同学，他是个身材高大、很能干的小伙子，穿着一件灰色法兰绒衬衫，系着一条褪了色的黑蝴蝶结，戴着一顶绿紫相间的班级学生帽，和她一起落在众人后面，南圣保罗的牲畜围栏附近的脏物被踩在他们脚下，他正跟她抱怨，“这些蠢货——大学生，可叫我厌烦透了。他们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嘿，他们应该就象我那样去农场干活。那些工人准会给他们好脸色看的。”

“我就是喜欢普通的工人，”卡萝尔极度高兴地说。

“你可要切记：普通的工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普通的呀！”

“你说得对！原谅我真不该这样说！”卡萝尔扬起了眉毛，瞅他的眼神充满一种惊异而又谦逊的神情。此时，她的眼睛里闪耀着热爱人生的光芒。斯图尔特·斯奈德也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他把他的两个又大又红的拳头藏在口袋里，然后又伸了出来，松开，然后放在背后紧紧地攥着。他慌乱地说：

“我知道，你是了解人的。咱们这些该死的同学绝大多数都不能



这样，喂，卡萝尔，你将会给人做不少事情。”

“可是我怎么做呢？”

“哦——哦——你知道——只要对他们有同情心——如果你是——打个比方，你就像是一位律师的太太吧。他的诉讼委托人，你可能会了解的。我希望将来能成为一个律师。我得承认有时候我缺乏对人们的同情。我总是对人们感到很不耐烦，甚至简直受不了。你要是碰到一个生来讲究极端认真的人，那就好极了！你可以使他更加——更加——你知道——富有同情心！”

他那微微撅着的嘴唇，还有他那双锐利的大眼睛，都在渴望得到她的允许，让他继续讲下去。发现他的感情有如潮涌而至，她赶紧回避了。她大声嚷道，“哦，瞧瞧那些可怜的绵羊——好几百万的绵羊呀。”说完，扔下他迳自朝前奔去。

她从不把兴趣放在斯奈德身上。他既没有漂亮的、白皙的脖子，也从来没有与一些著名的改革家一起生活。现在，她正是希望深入贫民区里从事社会福利事业，倘若一位不用穿上黑袍的修女一样，仁慈为怀，阅读伟大的萧伯纳的作品，竭力去启迪非常多的满怀感激之情的穷人。

在一些有关社会学的补充读物中，她读到一本书，内容是讨论改善乡镇面貌的，里面讲到许多问题，如植树绿化、乡镇业余文艺演出和少女俱乐部等。书中还有许许多多插图，其内容都是介绍法国、新英格兰、宾夕法尼亚等地的草坪和花园篱栅。那是她随手抓来的一本书，当时她悄没声儿地象猫似地用手指轻轻地把嘴按住打了个呵欠。

此时她悠闲地倚在临窗的座椅上，聚精会神地看着那本书，交叉着两条着长袜的细腿，下巴颏儿差点儿低到膝盖上。她一面看书，一面用手玩弄着一个缎子枕头。布洛杰特学院每间宿舍所特有的东西遍布她的四周：罩着印花布套的临窗座椅，姑娘们的各式照片，一张古罗马圆形大马戏剧场全景图是复制的，一只火锅，还有十几个枕头：绣花的，缀着珠子的，用烙画装饰的等等。其中有一样跟这里气氛非常不协调的东西，那就是一帧婆娑起舞的巴肯特的袖珍肖像画。整个房间里，唯有这帧画才属于卡萝尔。至于其他的東西，都是卡萝尔从好几代女学生那里接过来的。

对于她来说，这部讨论乡镇改革的著作，好像构成了她周围平淡



无奇的生活中的一部分。但突然，烦躁不安离开了她。她正在聚精会神地读着这本书。三点整，在英国史上课钟响以前，她差不多已经看完这本书的一半了。

她叹了一口气说，“这可就是我大学毕业后要做的事情！为了使草原变得美丽起来，我要到乡镇去工作。我要去做一个人，一个启迪人们心灵的人。我想最好就当一名教师吧，可是，我偏偏不要做象他们那样的教师。我根本不想那样浪费时间。大家都到长岛去兴建那么多的花园住宅区，到底是为了什么？可就是不会有人想到咱们西北部这些寒伦的乡镇，那些人只知道举办什么福音布道会，建立什么收藏埃尔西儿童读物的图书馆。然后我的目标却是使每一个乡镇都有街心花园和草坪，精致可爱的房子，以及一条漂漂亮亮的大街！”

在上那堂历史课的时候卡萝尔心始终在琢磨着这些事情，越琢磨越得意洋洋呢。布洛杰特学院里那样的历史课，可以说是一位极其无聊的教师，和一批二十岁上下不乐意听讲的学生之间，展开的一种典型的争论，只不过占上风的总是教师。因为作为教师不管他提出任何问题他的对手们都得回答，而对手们所提出的那些钻牛角尖的问题，他都可以反过来将你一军：“难道你不知道上图书馆去查吗？得了吧，劳你驾去查一查罢！”

那位历史教师曾是牧师。今天他说的话里好像含着挖苦的味道。他跟好动的查利·霍姆伯格说，“查利，要是我请你告诉我你是否知道英王约翰的事，当你在一直追逐那头可恶的苍蝇的时候，那我会不会算是打扰了你呢？”说完，他津津有味地花了大约三分钟时间，终于了解清楚：事实上，全班没有一个人还记得英国大宪章的准确日期。

老师的话还在继续，卡萝尔却充耳不闻。愉快的遐想充满了她的心灵。她正在完成一幢砖木结构的市政厅大会堂的屋顶设计蓝图。就像在一个草原乡镇里，她发现她所提出的迂回曲折的大街和两旁有拱顶的人行道的设想却并不受到某人的欣赏，但是，她已经在市议会召开的会议上，击败了那个家伙，方法是富于戏剧性的。

三

虽然卡萝尔出生在明尼苏达州，但并不太了解大草原上乡村的情



况。她父亲原籍马萨诸塞州，他是个整日价笑吟吟的人，不修边幅，博学多闻，和蔼可亲，偶尔也开开玩笑。在她小的时候，父亲一直担任曼卡托法官职务。曼卡托并不是一个草原市镇，可它的那些花木扶疏的街道和两行榆树之间的林荫小道，仿佛跟白绿相映、景色如画的新英格兰完全一致。曼卡托临近特拉弗斯，位于壁立万仞的悬崖和明尼苏达河之间。移民先驱者曾经在这里和印第安人签订过协议书，偷窃牲口的盗贼曾经也在本州民团重重打击骑马疾驰飞奔而来。

那时节，那条黑黝黝的大河的堤岸是卡萝尔常去的地方，她如饥如渴地听着种种关于它的传说，讲的是发生在大河以西辽阔的大地上黄水滔滔和水牛白骨的故事，至于大河以南，则有关于两岸大堤、爱唱歌的黑人和棕榈树的轶闻，而那条大河却永远朝着南方流去让人觉得神秘莫测。她似乎若有若无听到，六十年以前，触礁沉没的高烟囱的内河火轮发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钟声和哼哧哼哧的沉重的喷气声。她好像看到在甲板上麇集着传教士，还有头戴大圆顶礼帽的赌徒，以及披着猩红色毛毯的达科他酋长……夜深人静，远远地从河面拐弯处传来了汽笛声，松林子里传出桨声的回响，黑黝黝的潋潋的河面上泛起一片橙红色的余辉。

对于他们别出心裁的生活方式卡萝尔一家人相当矜持。比方说，欢度圣诞节时，照例会让人始料不及，同时又令人倍感温情脉脉；至于“化装晚会”上，既有自然流露的真情，又令人感到荒唐可笑。当卡萝尔一家人在炉边时，他们常讲神话故事，里面出现的兽类，不是那些深更半夜从壁橱里跳出来吃小女孩的叫人极其害怕的怪物，而是一些眉清目秀、和蔼可亲的精灵，有一种驯顺的小东西，全身长满了茸毛，蓝颜色，住在浴室里，会飞快地跑过来给孩子们烘暖小脚；或者是一个铁锈了的煤油炉子，它会发出呜呜呜的响声，还有其它各式各样的故事；此外还有一种小动物，每当早上父亲一面刮胡子，一面哼着小曲的时候，孩子们要是能在父亲刚哼上第一句的时候从床上跳下来，把窗子关上，那末，这种小动物就会在早饭以前和孩子们在一起玩了。

米尔福德法官有自己教导子女的原则，就是让孩子们爱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在父亲那间糊上棕色花墙纸的图书室里，卡萝尔潜心研读了巴尔扎克、拉伯雷、梭罗和马克斯·穆勒的作品。父亲耐心地指



着大百科全书书脊教子女们认英文字。每当彬彬有礼的客人们问起那些“小家伙”智力发展怎么样，一听到他们一本正经地反复背诵那些标明百科全书每一个分册开始的字母部首：A—And，And—Aus，Aus—Bis，Bis—Cal，Cal—Cha时，都不由得倍感惊讶。

卡萝尔的母亲在女儿九岁那年去世了。十一岁上，她父亲退了休，离开了司法界，举家搬到明尼阿波利斯。两年以后，他在那里溘然长逝。她的姐姐出奇的老练，每天十分忙碌，爱给人出点子，她们姐妹关系形同路人，即使在她们俩分手以前也是如此。

由于早年的生活时而欢乐、时而忧伤，并且历来也不靠亲戚帮助，至今卡萝尔仍然抱着一种心愿，就是无论如何要使自己卓尔不群，以示与别人的不同。那些不同是生气勃勃、精明能干的。所以当她们异常忙碌的时候，她却故意冷眼旁观，即使她自己也要参与一份，她也不会插手。可是话又说回来，当她决定献身乡镇建设事业的时候，她却感到心情十分激动，那使她无比欣慰，仿佛自己也变得生气勃勃，精明能干起来了。

四

卡萝尔纵然有雄心壮志，不出一个月，却也开始消沉起来了。她真的值得去当教师，她又一次感到踌躇不决。她担心自己的身子骨不够结实，恐怕很难胜任，如此繁杂的日常教学工作，况且想到自己站在一群嘻嘻哈哈的孩子们跟前，故意摆出一副明智而又果断的姿态来，这对于她本人来说，确实不敢想象。但她有志于兴建一个美丽的小镇，这个初衷始终不曾改变。有时候，她不知不觉看到一条有关小镇妇女俱乐部的消息，或者是一帧辐辏开去的大街的照片，那就使她感到无限怅惘，好像别人把她的工作抢走。

由于听从了一位英文教授的忠告，卡萝尔来到了芝加哥某学校，攻读图书馆学。凭自己的想象力她给未来的宏伟计划增添了许多绚丽的色彩。她仿佛看到自己如何辅导孩子们去阅读妙不可言的童话故事，煞费苦心帮助年轻小伙子寻找有关机械学方面的书籍，在那些翻查报纸的老年人面前，她表现出谦恭有礼的姿态，如今她俨然是图书馆里的一位精通图书馆学的显赫人物，经常应邀出席宴会，同诗人和



探险家讨论，并在许多学术会议上宣读自己的论文，下面坐着无数著名学者。

五

毕业典礼之前的最后一次全院性的联欢会已经来临，再过五天，师生们就被迫旋风般地卷进紧张的期终考试了。

大批棕榈树挤满了院长的寓所，乍一看，就像是来到了气氛肃穆的殡仪馆大厅。大概十英尺见方的图书室，里面有一台地球仪，还有惠蒂埃和玛莎·华盛顿的肖像，学生管弦乐队正在这里演奏《卡门》和《蝴蝶夫人》的选曲。悠扬的乐曲声和依依惜别之情，情不自禁使卡萝尔感到一阵晕眩。恍惚之间她看到那些棕榈树变成了一座丛林，粉红色灯罩下的电灯光化作一片乳白色的薄雾，而戴眼镜的教授们摇身变成奥林帕斯山上的众天神。看到那些多年来“一直意欲与她结识的”无关紧要的少女和五、六个热恋着自己的年轻小伙子，卡萝尔怎能不黯然神伤。

但是，只有斯图尔特·斯奈德一个人是受到她一个劲儿鼓励的，因为跟其他男同学相比，斯奈德显然更加富有男子汉气概，他皮肤黝黑，和他新近买来的那套带垫肩的衣服的颜色格外接近。这会儿卡萝尔正和他坐在一起，手里拿着两杯咖啡和一块鸡肉馅儿饼，脚底下就是楼梯下衣帽间里院长先生的一大堆套鞋。这时琴声特别哀怨，隐约可闻，斯奈德对她低声耳语道：

“四年来咱们同窗学习，弦歌不绝，这可是一生中最最幸福的，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岁月！可是眼看着就要分手了，叫我怎么受呀？”

卡萝尔的心情也是如此。“哦，我明白你此刻的心情。唉，只有几天啦，大家就要各走各的路，可能有些人一辈子都再也见不到了，一想到这些，我的心都快碎了。”

“卡萝尔，听我说好吗？过去我很想认认真真地跟你谈一谈，可是你总是躲躲闪闪的，这会儿你就好好地听我说。我不久就要去当一名大律师——或许是当法官呢，现在我需要你，我会保护你的——”

他把她的肩膀搂住。令人心荡神驰的音乐，不知不觉地使她不能克制自己了。她忧郁地说，“你真的会照顾我吗？”随后，她抚摸了一



下他温暖而坚实的手

“我发誓照顾你！我过了不长时间就要在扬克顿定居，我的上帝，我们可以在那儿过上好日子——”

“可是我还要有所成就呢。”

“拥有一个温暖的小家庭，和几个乖孩子，以及上三、五个亲逾手足的好朋友，难道说还不是最美好的事业？”

从古至今，男人们总是用这些话儿一成不变地来答复闲不住的女人。卖瓜的人对年轻的文艺女神女诗人萨福所说的，是这些话。当年军事将领们对赞诺碧亚女王所说的，也是这些话。甚至在阴湿的洞穴里，在一大堆啃得精光的白骨中间，那个满身茸毛的求婚者，对维护母权制的女人所提出的抗议，也不过还是这些话。现在卡萝尔就带着萨福的口吻，用布洛杰特学院的流行话回答说：

“当然罗，我明白。我想这是对的，一定是这样的。打心底里说，我很喜欢孩子。要知道有许多女人善于做家务，而我偏偏是——哦，一个人既然受了大学教育，就应该好好利用自己的知识，造福社会。”

“我也知道这个，但你在家里同样可以学以致用嘛。喂，卡萝尔，你想想看，在暖洋洋的春天傍晚，咱们一家子开了车子到郊外去野餐，那将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

“是的。”

“到了冬天乘雪橇去，甚至还可以钓鱼去——”

听，号角声嘟嘟嘟响起来了！乐队突然奏起了《士兵大合唱》。这会儿卡萝尔抗议道，“不！不！你这个人很好，可我就是想要做出一番事情来我闲着就难受。尽管这个连我自己也不太了解，可我就是想到了世间万物！也许我没有才能，不会唱歌，也不会写东西，可是我相信，在图书馆工作，说不定我可以有所成就。我可以鼓励一个男孩子努力学习，赶明儿他成了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该有多好！我一定要这么做！我一定要做得有声有色！亲爱的斯图尔特，叫我整天操持家务，我才不干呢！”

大约过了两分钟——那是令人不知所措的两分钟——以后，又有一对亲热的年轻伴侣，也转悠到这个套鞋成堆的密室里来寻求世外桃源，他们终于被惊扰了。

毕业以后，她就再也没有见过斯图尔特·斯奈德。卡萝尔曾每周



给他写一封信，可是总共也只有一个月光景。

六

转瞬间，卡萝尔已在芝加哥住了一年。她从事图书分类编目、登录的业务工作以及有关参考书籍的工作，这些事情并不是非常容易，决不会叫人打瞌睡的。就在这时候，她突然对艺术学院，对交响乐、小提琴、室内乐等各种演出，以及剧场艺术和古典舞蹈着了迷。图书馆工作几乎被她放弃，为的是让自己也能加入那些在朦胧月光下翩翩起舞的少女的行列，披着轻纱的他们，美丽动人。经人介绍，她参加过一个名符其实的艺术观摩会，在那里不缺少啤酒、卷烟、短发女郎，以及一个高唱《国际歌》的俄国籍犹太女人。当然罗卡萝尔此次莅临，并不意味着她就成了生活豪放不羁的艺术家。她同他们待在一起感到别扭，觉得自己幼稚无知。尽管在这些年，这正是她孜孜以求的生活作风，如今从别人身上看到的这种表现，却禁不住深感震惊。不过当时她听到的，并且还记住的他们所讨论的众多种类的问题，是有关弗洛伊德、罗曼·罗兰、工团主义、法国总工会，还有争取女权运动与主张蓄妾的学说、中国抒情诗、矿业国有化、基督教科学派，以及在安大略湖钓鱼，等等。

于是，她直接回到了家里。或许那一天可以算是她所谓豪放不羁的艺术家生活的开端和结束。

卡萝尔的姐夫有一个住在温奈特卡的表兄弟，正好赶上某个星期天也请她共进晚餐。回家路上，经过威尔梅特和埃万斯顿，卡萝尔发现郊区很多建筑物有特别新颖的形式，这才又想起了自己当年要改造乡村的雄心勃勃的夙愿来。她下了决心，将来必须要放弃图书馆工作，也许某种连她自己也会感到莫名其妙的奇迹就会出现，她可以使一个草原上的小镇上整齐排列着的都是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时代的古色古香的住宅建筑，还有那极富东方情趣的，而且带有游廊的日本小平房。

在第二天的图书馆学课上，她宣读一篇论文，是有关《累积索引》用法的，随后她又非常认真地参加了讨论，昨日的想法已被置于脑后。当秋天到来时，她进入圣保罗公共图书馆工作。



七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卡萝尔在圣保罗图书馆工作，那是一种索然无味的工作，既说不上有什么不愉快，可是也并不感到特别亢奋。逐渐地，她承认自己无法给予别人以显著的影响。最初，她在接触经常光临的读者时，确实表现出一种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热忱来。可是，世上感觉迟钝的人究属占绝大多数，对她的热忱，这些人都一点儿表示也没有。在她分管期刊阅览室时，读者们并不向她请教有关很难理解的论文方面的问题。他们只是淡淡地说，“请问有没有二月号的《皮革制品杂志》呀？”她在值班出借书籍时，总遇到这样的事，读者努力提出的，不外乎是象下面这样的问题，“劳驾给我介绍一本轻松而有刺激性的爱情小说，行吗？由于我的丈夫要出门一个礼拜呢。”

对其他馆员卡萝尔很好感，他们有远大抱负使她感到自豪。由于长期呆在图书馆里，她阅读了很多书籍，那些书跟她的乐观天性格格不入。比方说，多卷本人类学巨著，里面密密麻麻印着一行行最小号铅字的脚注，巴黎意象派文集，印度咖喱烹饪法入门，所罗门群岛游记，现代美国进步与神智学，还有有关怎样经营房地产而成为有钱人的若干论文。她时常外出散步，因而也就相当留意对于鞋子和饮食。从任何角度说，反正她认为自己过着一种没有一点儿意义的生活。

卡萝尔时常到一些朋友家里去跳舞和吃晚饭，那都是些她上大学时认识的朋友。有时候，她试着也跳跳狐步舞；有时候，她担心时光流逝太快，一去不复返，于是也自许为希腊神话中酒神巴克斯的信徒，尽情地狂欢一番，当她在房间里滑行时，喉咙间尽管分外紧张，温柔的眼睛里却充满着兴奋的光芒。

她在图书馆工作了三年时间，在那期间有好几个男人不断地向她献殷勤——一个是会计在皮货行里工作，一个是教师，一个是新闻记者，还有一个是铁路局的小职员。对上面那些人她一律不考虑。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那么多的男人她几乎一个也不放在眼里。直到有一天，在马伯里家里卡萝尔才遇到了威尔·肯尼科特大夫。



第二章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那段时间卡萝尔满怀郁忧和孤独，显得非常娇弱。一个星期日晚上，卡萝尔独自前往约翰逊·马伯里的公寓大楼与他们共进晚餐。马伯里太太是卡萝尔的姐姐的邻居和女友。马伯里先生是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在外地担任巡回代表。他们家里做的晚餐，是十分地道的，通常包括三明治、色拉和淡咖啡。同时，他们还把卡萝尔作为他们文学艺术问题的发言人。只有卡萝尔才有水平欣赏意大利男中音歌唱家卡鲁索的唱片和马伯里先生从旧金山带回来的中国宫灯。看到马伯里夫妇十分喜爱她，卡萝尔因而也把他們作为惹之喜爱的人。

故事发生在九月间的一个星期日夜晩，卡萝尔穿着一身配上粉红色衬里的网眼长袍。午后，她睡了一小觉，眼角边因疲惫而引起的细细纹溜便已无影无踪了。她显得那么年轻，稚真，九月之夜的凉爽，使她心情异常激动。外衣被她扔在前廊的椅子上，卡萝尔满怀兴奋地走进那个挂着绿色长毛绒帷幔的客厅。主人和客人正在高兴地聊天。她看到里面有马伯里先生，一位在中学教体育的女教师，一位来自大北铁路局的科长，还有一位年纪轻轻的律师。可是还有她不认识的一个人，此人身材又高又大，估计有三十六七岁，长着一头黯淡无光的褐色头发，两片嘴唇似乎惯于发号施令，一双眼睛总是满含善意打量着周围每一件东西，身上穿着一一点也不显眼的衣服。

马伯里先生声音不清晰地说，“过来，卡萝尔，见见肯尼科特大夫。他是戈镇的威尔·肯尼科特大夫。就在树木特别茂盛的那一带，无论谁要去办人寿保险，健康检查，都得请他代劳。他可是个治病很厉害的人物。”

卡萝尔慢条斯里地走向那位先生，好像喃喃自语说了一两句寒暄的话，这时她猛然醒悟，原来戈镇就是明尼苏达州盛产小麦的大草原



上，一个人口在三千以上的市镇。

“很高兴见到你，”肯尼科特大夫开始说话了。他有一双坚强有力的手，手心十分柔软，但手背却历经沧桑，结实发红的皮肤上面露出一些金黄色的汗毛。

他一个劲儿瞅着卡萝尔，仿佛她正是他中意的人。一等到她那被他紧握着的手挣脱出来，她似乎全身都在颤动。“我得上厨房去，给马伯里太太帮忙。”于是她再也没有同他说话了，直到她烤好面包卷、把纸餐巾一一递给大家以后，马伯里先生才一手抓住她，大声嚷道，“别忙这忙那了。上这儿来，给我们来段笑话。”他把她赶到一张长沙发上，让她同肯尼科特大夫在一起坐着。肯尼科特两眼显得非常茫然，宽阔的肩膀也耷拉下来，仿佛他心里正在纳闷着自己的下一步行动。主人走开以后，肯尼科特才恍然醒悟：

“听马伯里说，你在公共图书馆是一个大人物呢。这很让我吃惊。我打心底里认为你年纪不大，是个女孩子嘛，也许大学还没毕业吧。”

“哦，我已不再年轻了。不久我就得靠擦口红了，说不好在哪一天早上起来发现自己满头白发呢。”

“哈哈！那你的年纪果真是够大的了，看来你不能做我的孙女啦。也许已经是太太了。”

从前，在阿凯狄山谷里，林泉女仙和森林之神，就是用这样的对话来打发光阴的；在枝叶交错的林荫小径上，美女艾兰和年迈力衰的兰斯洛特骑士，也正是使用类似的话语，而不是用甜蜜的五音步诗韵，来互诉衷肠的。

“对你的工作感觉怎么样？”肯尼科特大夫问。

“我的工作可十分有趣，不过，有时候我感到自己和外界隔绝了——整天价只有钢制书架和盖满橡皮图章的卡片与我打交道。”

“你对这个城市感到厌恶没有？”

“你说的是圣保罗吗？怎么啦，你已经厌倦了这个城市吗？你要是站在萨密特大街，越过下城区，从远处观看密西西比河两岸壁立的悬崖和远处山坡上差错有致的农庄，打心底里说，那才是人世间少有的一大美景。”

“这我知道，不过——当然罗，我曾经在圣保罗和明尼阿波利斯这两个城市呆了整整九个年头——在那边的大学里先后得到学士和硕